

揭开风云年代家国情感的谜底

——读骁骑校《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马季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是网络文学作家骁骑校的新作，在番茄小说连载，入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0年度）网络小说影响力榜。小说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讲起，主人公赵殿元和杨蕊这一对江湖儿女在乱世的泥潭中艰难求生，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过街楼里弄长乐里的邻居是一群职业不同、各怀秘密的租客，大家一起经历着上海租界易手后的动荡、食物的短缺和地痞流氓的盘剥。与盘踞在潘家花园里的日伪汉奸潘克复进行生死搏斗后，赵殿元在暴风骤雨中陡然穿越到80年后的上海，为它的繁华和现代化深深震撼。赵殿元在潘家宁和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等人的帮助下，走访旧人、查阅档案，终于揭开谜底、获得真相。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前半部分的平民生活描述与剧作家夏衍于1937年创作的三幕剧《上海屋檐下》颇为相似，后者刻画了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等小人物的群像。这些人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个体与集体、家庭与国家从来都不是能够轻易剥离的他者，小家的安定和幸福离不开国家的富强和昌盛。骁骑校的笔力老到，寥寥数语、数个场景就表现了老上海动荡、复杂的环境，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小人物难以获得最起码的生存保障。长乐里就是整个旧上海的缩影：光天化日下，赵殿元多次遭到枪劫、殴打，像《骆驼祥子》里的样子一样，黄包车也被无故扣留，儿女被绑架、工厂被强买之类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底层平民把每一天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吴太太恢复了她的胭脂粉的女土匪身份，赵殿元让自己成为了杀手。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后半部分，赵殿元穿越到2021年，上海的面貌让他大吃一惊。“高楼大厦林立，并不是外滩那种花岗岩建造的大楼，而是玻璃造的，高耸入云，马路上车流汹涌，尽是些稀奇古怪的车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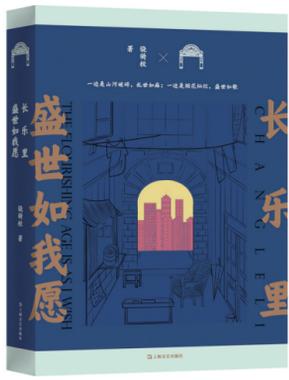
群年轻人涌进车厢，叽叽喳喳，欢快无比，他们有男有女，装束奇怪，面色红润，不像是吃不饱饭的样子，赵殿元内心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一切曾经是梦想：日本侵略者被彻底赶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中国战胜强大的美国……中国实现经济腾飞，并拥有了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透过主人公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上海前后80年的巨大变化，感受到历史穿越带来的强烈的震撼体验。

这部小说的结构在网络小说里很独特，快速的场景转场和跨度极大的平行世界构建带来了情节的割裂和叙事的难度，如何将前后两个部分缝合起来，非常考验作者的能力。在内容上，家国情感的叠合使得《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超出了一般网络小说的表意深度；而在艺术手法上，小说穿越前后的情节互动则提升了小说的叙事张力。显然，作者借用了推理小说的写作方式，抽丝剥茧，带领我们探案、解谜。在英国侦探小说大师约瑟芬·铁伊的代表作《时间的女儿》里，病床上的格兰特探长根据他缜密的推理和仅有的博物馆资料，一举推翻了流传四百年之久的历史定论：理查三世为了篡夺王位，谋杀了囚禁在伦敦塔中的两个小王子。铁伊这一独特的写作方式被冠以“历史推理派”的名号。骁骑校同样精通此道，他一方面构筑历史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又将历史轨迹视为解谜攻略。“潘家花园激战之后怎么样了？”“杨蕊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等悬疑设定，吸引了读者极大的兴趣。长期以来，中国推理小说总是难以令人满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踏踏实实处理细节的能力和耐心，设谜和解谜之间不能形成完美的闭环结构。骁骑校在这部非典型推理小说中展示了其推理叙事的才华。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虽然采用穿越的手法，但在创作态度上又十分严谨，可谓一丝不苟。从老上海的建

筑、饮食和民俗习惯，到拆白党、黑社会帮派，作者做足了功课。这种对社会本来面貌出发进行创作的态度，使得作品毫无“违和感”，完全避免了一般网络写手眼高手低的毛病。其中，小说的语言表达尤为出彩。在不同背景下，小说人物的语言表达习惯有着明显的区隔：在前半部分，基本上都是上海话，极具口语性特征，让读者能够沉浸在小说所营造出来的老上海滩的氛围里。例如，赵杨两人横穿马路差点被一辆福特轿车撞倒，驾驶员探出头来大骂：“依要做孤嫫阿是！”而到了后半部分，人物语言基本上都是普通话，这不仅符合当下时代特点，更能让读者清晰地划分开两个时代，对不同时代所具备的精神内涵感受更深。比如赵殿元刚穿越到2021年遇到潘佳宁时，潘佳宁的第一句话是“你忘戴口罩了么？”读者不禁为之会心一笑。小说的故事设定来自于作者的用心和贴心，作者能够洞悉读者心里所想，按需供应。第52章既是小说的高潮也是连接前后两个部分的关键纽带，赵殿元如孤胆英雄，在潘家花园里持枪激战，以一敌众，终于击毙匪首潘克复。骁骑校借助影视叙事炸裂的画面感，满足了读者对血战上海滩、英雄本色的热血幻想。

骁骑校的小说无疑是网络小说中的一股清流，他被众多粉丝亲切地称为“校长”，他们认为“骁骑校”三个字是网文作品质量的保障”。正是因为有骁骑校这样的网络作家的存在，我们对于网络文学的精品化、经典化才更有信心和希望。



苦难叙事下的英雄赞歌

——评麦苏长篇小说《生命之巔》

□章江宁

擅长现实题材创作的网络作家麦苏，于2022年9月推出了新作《生命之巔》。这部小说以几位平凡的医护人员的经历展开故事，讴歌了医护人员救死扶伤、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一言以蔽之，这部小说是对我国劳动者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总括性叙述，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作品更具有了特殊的现实意义。作品的故事设定既有网文特色，又兼具鲜明的主题性，描绘了在疫情中奋不顾身冲在第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褪下大白褂和口罩后平常人的一面，将惊险刺激的救援情节与平淡温馨的恋爱生活交融起来，构建出一个具有浪漫奇幻色彩的现实世界。

小说将多个医疗救援故事巧妙串联，通过个体具有真实性的苦难书写，塑造了隐藏在芸芸众生中的平民英雄形象，因而陆续出场的主要人物都可以视作苦难叙事的主人公。男主“冷刀子”钟景洲本是医学专业的高材生，因错过与在行医路上罹难的父母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而患上应激性创伤心理障碍，从此告别手术台，转而成为一名普通的救护车司机。“冷刀子”的恋人“小夏天”夏沫幼时住在贫穷落后的春天里村，为了改变命运，回报家乡，她全心全意投身于医学事业。与钟景洲话不投机的男护士张东，因赌气离家而没能救回突发心肌梗死的父亲，于是立誓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成为一名优秀的护士。在一辆小小的救护车中，司机、医生、护士之间的故事徐徐展开。

作品将个体苦难作为人物刻画的起点与基础，让相对密闭的救护车空间成为故事发展的场所，把遭受不同苦难的人物汇集到一起，用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来观察他们的合作与冲突，形成了独特的苦难叙事效果。苦难书写往往需要人物的线性叙述和彼此的情感共鸣作为叙事动力，而密闭的空间和紧凑的救护情节恰好为本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隐藏在人物背后的曲折故事得以徐徐展开，形成明暗双线并行的模式。对文中着墨较少的几位受难者，作家则精准写出了另一层苦难：溺水、重病、车祸受伤、雪灾被困等飞来横祸对个体造成的极大打击。这一层苦难相比之下更贴近于日常生活，能够得到公众的情感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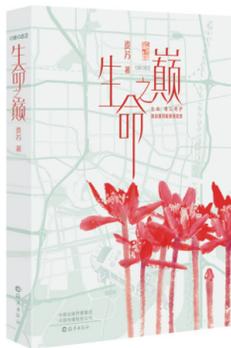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苦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还料的锤，打掉的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这就揭示了苦难书写的两个维度：奋斗与乐观。苦难书写的主人公在奋斗的基础上，向乐观的目标前进。无论是人物出身的艰苦还是飞来横祸带来的种种苦难，作品中的人物都在竭力避免事态的恶化，显露出人物向善的本心。面对明知故犯的碰瓷惯犯李子军，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仍竭力救助，将他骨折的腿做了紧急止血处理，避免了截肢的风险。在对待多次恶意中伤自己的护士张东的离职时，钟景洲依然选择帮他介绍新工作，只是源于同样失去父亲后的那一份感同身受。小说不仅用温暖细腻的笔调道尽了人间的温情，字里行间也寓示出中国人民面对苦难打击绝不低头的血性抗争精神，令人动容。如作家本人所言，“我希望我的故事能给读者的生活增添一丝亮色，大家一起努力面对眼前真实的生活。”

非常压力下，民众对英雄形象的渴望与追求更甚以往。不管是央视对“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大力推崇，还是宣扬英雄主义的影视作品在中国红极一时，都表现出我们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上对英雄人物的多重肯定。如果说苦难书写是这部小说选取的创作途径与方式，那么英雄塑造就是这部作品的最终目的。作品成功塑造了钟景洲这一医术高超、认真严谨、不苟言笑的“完美”医生形象。应该说，他的平凡与执着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英雄品质。

比起网络文学中英雄男主“开挂”式的人生和遇到困难时能得到“金手指”般机械降神的援助，钟景洲的成长充满了艰辛。他一度选择沉沦，封闭自我，直到夏沫逐渐打开他的心门，卸下他的防御，他才决定重回外科医生的岗位。在钟景洲身上，“能力”与“责任”的二元对立面贯穿始终，随着抑制其“能力”的负面心理因素得以消除，失衡的天平终于平衡，人物弧光由负面转为正向。从原本的“普通人”成长为“英雄”，钟景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他不会像古代侠客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只是尽职尽责，默默地完成自己的分内之事。即便在人生滑入谷底，甘心成为司机的时候，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使命、责任感仍然在时刻唤醒钟景洲的良知，致使他不由自主地职业上一些分外之事，帮助受困受灾的群众。由此，传统现实题材作品中的“侠客”形象和网文“开挂”男主形象在他身上合二为一。同时，爱情的滋润也让他露出了“铁汉柔情”，一脸浓密胡须，做事板正有眼的神，在面对病床上的夏沫时，是温柔的、贴心的，内心的阴影也不知不觉渐渐消弭。

从文本的角度看，男女主的双向互动弥补了医学类网络文学中情感部分的相对苍白，丰富了人物形象，使读者对英雄自然地产生亲近感。如果说医学知识建构起了文本叙事的基本框架，那么情感描写则开拓了文本意蕴层面的多样性，英雄形象由此得以立体丰满，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揭示苦难与歌颂伟大，本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重要维度。近年来，网络文学深耕现实题材，一批作品已经初露现实主义佳作端倪，麦苏就是其中一位不容忽视的作家。由于网络文学本身自带的幻想性、虚拟性，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距离，过分追求“网感”的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总是让人感到差了一把劲儿。可喜的是，麦苏等一批网络作家在现实题材领域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从《生命之巔》所做的努力我们不难看出，网络文学同样可以在现实题材领域开花结果。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烛照下“续写”网络文学，肯定需要网络作家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收获也将超出我们的预想。



千回百转 脑洞大开

——七英俊长篇小说《成何体统》读后 □刘丽文



网络作家七英俊的最新作品《成何体统》不同于以往的“穿书”小说，这部作品之所以被读者认定为“反转到最后一刻的反套路宫廷文”，自然与其脑洞大开、无限反转分不开。七英俊本身就是一个思维跳跃、爱开脑洞的“90后”青年。从2016年在微博连载的群穿文《有药》就可窥见她的创作风格——“脑洞大”，这也是后来她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不管是《有药》还是《成何体统》，都是以微博为载体传递给读者的，而正是微博具有可以让作家和读者交互式交流的属性，让她的“脑洞”灵感得以不断迸发。对她来说，创作的过程也许就是不断“挖坑”“填坑”的过程。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提到的，“诗人是一个社会所认可或推崇的白日梦者；他不必去改变自己耽于幻想的性格，而是要持续不断地幻想下去，并公开地发表自己的幻想”，作家是天然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他们善于造梦织梦。七英俊在她的小说中编织了一张张网，看似交错迷乱，实则有着千回百转的联系。

脑洞等于匪夷所思的想象吗？或许大多数人会这么理解。不过七英俊对“何

为脑洞”有着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脑洞代表着好奇心，我对世界始终是保持好奇心的，它让我有一种自发的驱动力想去深入学习和探索。”谈到如何开发自己的脑洞，她表示：“我觉得就是多关注不同的领域，丰富自己的阅读量，用心感受生活。”同时，她希望自己一个个小小脑洞总有一天能容山海。反转，简单来说就是故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成何体统》的烧脑之处不仅在于它的世界设定——“穿进穿书文”，还在于它的无限反转。在具体情节上，小说利用人物的限定视角进行叙述，形成多重反转。比如反派Boss端王总像提前预知主角的计划，让男女主猜测他可能也是“穿来的”，读者阅读时跟随着主角视角，也会后背发麻地得出相同的判断。最后随着故事的推进，线索渐渐明晰，端王的身份得以揭示——“纸片人”，而非“穿越者”。这种不断打破读者心理预期的反转不仅使故事跌宕起伏，也最大程度地把读者“卷”入故事之中。

消费文化下的网络文学天然带有商业属性，读者的反应和阅读期待是很多创作者在创作之前以及创作过程中持续关注。七英俊个人也很在意读者的反馈，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人来疯”“如果没有人捧场，我就没有动力了”“反馈的人越多，我就写得越起劲”。这部以微博连载方式发布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让读者不断催更，离不开作家巧具匠心的结构安排——套娃式结构。所谓俄罗斯套娃式的叙事结构，是指按照俄罗斯套娃那样架构故事：一个主要故事包含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不同于以往的穿书小说，这部小说用套娃式穿

书的结构建构了双重叙事空间。一个现代社畜穿进小说《穿书之恶魔宠妃》，而这部小说也是穿越文，再次穿进了《东风夜放花千树》。发生在《东风》中的故事，一些看似是出自自由意志的决定，其实不过是在《恶魔宠妃》中的情节设定。“马春春并不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本名叫《穿书之恶魔宠妃》的穿书文，也不知道已经有人从更高处阅览过自己的一生。”这里上升到了对于生命深度的思考，我们究竟是“真人”还只是“纸片人”？小说打破了以往穿书文中的全知全能视角，运用人物的限定视角造成阅读障碍。如果说谢永儿是原小说的外挂，那么小说就是反外挂，传统网文中的“金手指”在这里失效了。“谢永儿有些诧异。看来自己的到来确实更改了剧情，这虞晚音竟然没有惹怒暴君进冷宫，而是得了他的欢心，还封了妃。”套路被推翻，“金手指”在谢永儿这里失效了。如果从谢永儿视角看故事进展是套路，那么双穿的男女主就是反套路。比如谢永儿献艺吉他，借着现代技能的优势显示不同于其他“纸片人”的优越，按照套路，其他人连弹错音符也不会被发现，所以随意发挥；但男女主的存在戳破了这种优越感，“夏侯澹在桌子底下猛掐自己的大腿，以免笑场”，“庚晚音一低头，恰好看见了他猛掐自己大腿的动作，顿时埋得更低了”，使炮灰女像跳梁小丑般滑稽可笑。套娃式的结构，人物的限定视角等给套路和反套路的运用提供了可能，以此对抗读者因审美疲劳而产生的倦怠感，让读者在新的叙事结构和反套路中获得重重惊喜。

网络文学显著特点之一是娱乐性，这也是网络文学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诟

顾天玺长篇小说《尖锋》：现实一种

□陈涛

说中主角的化身，因此难免会将个人带入创作之中，让主角披荆斩棘，仅凭一人之力就解决重重困难，展现出一种接近完美的强者形象，以文笔补充自身。但这样的人物品本身是脱离现实的，生活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作为运行的法则，现实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并非由个人的言行而是以群体的活动作为全部的内容。在小说《尖锋》中，作者就很好地避免了这个问题，在聚光灯下的张小波和马小利两位主角自不必说，其他如《月亮与六便士》中主角一般追梦的张卫国，如她那般宽厚可亲的李芬芳，坚定、主动有主见的新时代女性钱倩，既是好师傅又是好警察，但在爱情面前稍显怯懦的卢远明……这些人虽身处主角的光环之下，但自身的光芒却并未被小说主角完全掩盖。

从小说的内容层面和价值层面来看，作者无意于在作品中充当道德裁判和价值评判的“上帝”，更多是以“接地气”的方式对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进行客观呈现。以小说中人物的人生道路抉择来看，张小波高中时亲历了城管人员不文明的执法行为，因此在成年之后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马小利原本遵照父母的期望在大学任教，但是本人却更希望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在互联网时代的风口上乘风起航；张卫国原本在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后来则选择辞职追寻自己的创作理想，原本与张小波同年入职的其他辅警，有的选择了自己开店，有的选择投身于互联网时代的诸多新兴行

业中。

在“立业”的选择上，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大量的新兴职业：网文作者、视频博主、外卖骑手、平台司机等等。新兴行业的涌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冲击着人们对职业选择的传统观念。稳定、福利、待遇、社会认可度不再是年轻人就业时的主要选项，个人喜好、兑现能力、个人体验同样成为了年轻人择业时所考虑的重点。而在婚恋问题方面，作者塑造了钱倩与卢远明这两位角色。面对心仪的对象，身为女性的钱倩在与卢远明相处时更为主动，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她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有着明确的要求——精神和灵魂的契合要远大于对物质的满足，婚姻的本质应当是爱而非物质。因此，即便心仪的对象与自己存在着年龄的差距，并且对方中年丧妻、家中尚有一个儿子，钱倩并未却步，没有停止自己对爱情和幸福追求。这种新时代的婚恋态度，同样展现出



对以往传统观念或传统言情小说中所谓“门当户对”“才子佳人”“才色相慕”等观念及传统写作套路的突破。尤其是在钱倩与卢远明二人的相处中，身为女性的钱倩处于积极主动的一方，反观身为男性的卢远明则处处消极被动，直至最终才鼓起勇气表白心意。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有意或无意中向读者展示了“她时代”的来临：女性主义的崛起、女性形象的变化和女性思维的变迁。

在这部小说中，同样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细节，例如张小波与表哥秦志伟的关系。秦志伟误入歧途，希望能够通过金钱收买和利益诱惑的方式，让表哥张小波成为自己违法犯罪活动的保护伞。但是表兄弟二人之间并不亲密，父母及其同辈血亲的后代相较于父母辈，血缘关系已经淡化，加之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影响以及城市化对于根植乡土的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后代之间很难形成父母那一辈人彼此之间深厚的亲密关系。这一点同样客观呈现在小说之中，作者虽未曾在小说中现身说法，但作为对现实的真实展露，这同样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纵观《尖锋》，这部作品通过对当代生活细致的记录和描摹，客观展现了当代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文笔将现代生活中的美好和烦恼在文本世界中一一还原，折射出时代洪流中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作品所反映问题的普遍性和自发的批判意识，一方面改变了此前人们认为网络写作局限于无病呻吟和自说自话的偏见，同时也提供了看待这个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多元视角。不可否认，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在艺术水准上与传统文学尚存一定距离，但凭借着“接地气”的本位文化特质，如《尖锋》这样的作品能集中笔墨去摹写当代社会的一隅，展示现实的一种，亦不失为当代文学花园里令人眼前一亮的一朵小花。